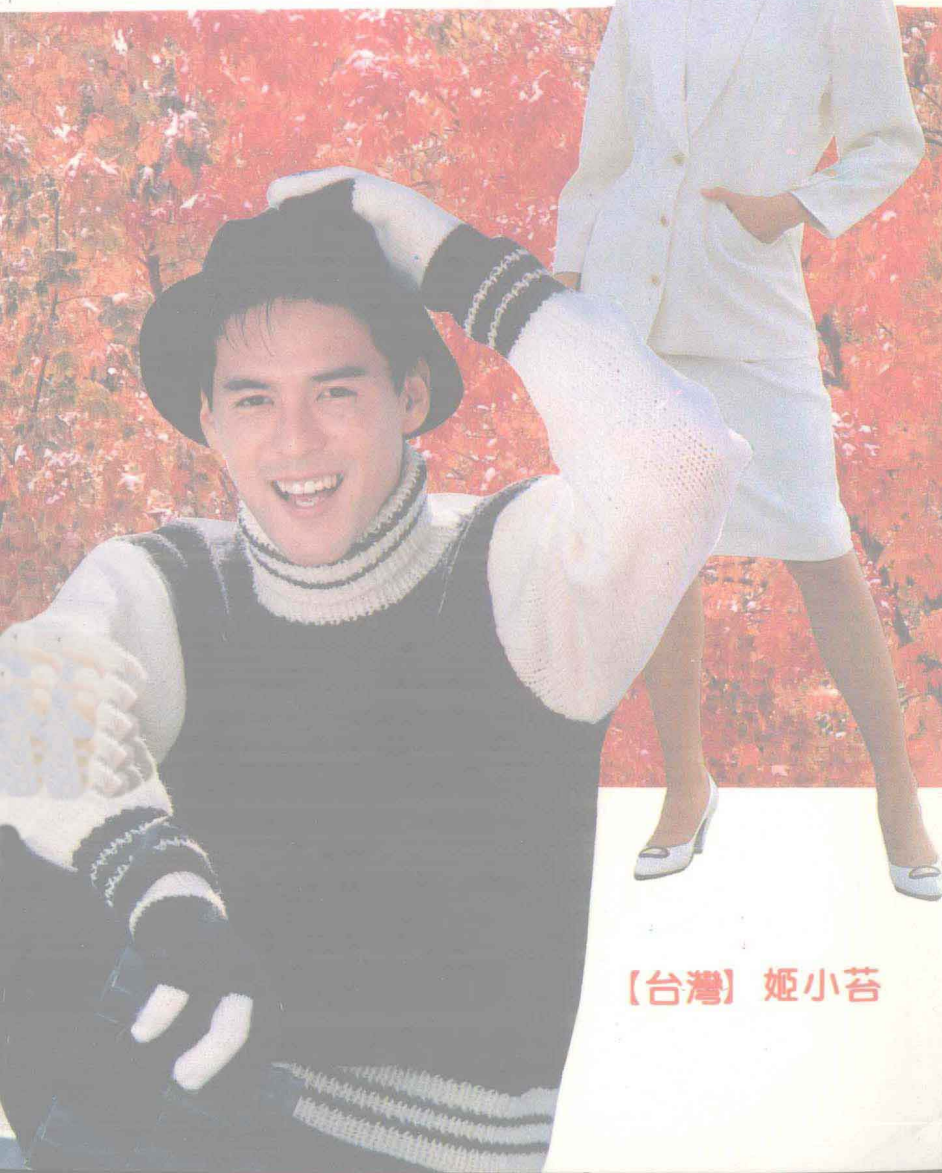


楓若猶紅



【台灣】姬小苔

枫 若 犹 红

〔台湾〕姬小苔

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沛祖

封面设计：黄向卫

枫 若 犹 红

〔台湾〕姬小苔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40,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360-0935-6/I·839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台湾设计师江枫的恋人沙慕竹英年早逝，其弟沙慕尘是著名音乐家，深爱江枫，奉母命求婚，遭到拒绝，后与护士陈岚成婚。沙母病亡后，江枫才知自己深爱慕尘，便忍痛出走日本，为自认是她生父的日本富商梁光宇搞设计。当设计完成，江枫也看到自己确是梁之亲女的证据时，梁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江枫因不愿入日本籍而放弃了梁的巨额遗产，只身前往美国。又经过一番感情波折后，重返台湾，其时陈岚已因车祸逝世，江枫与沙慕尘开始了新的生活。

“江枫！江枫！”

山谷中有人叫我，但那遥远的呼唤声在雾中并不真切，我拼命往上看，希望能找到那个唤我的人。

“江枫！”声音又出现了，猛一回头，竟是沙慕竹，他正温柔地微笑着，我不禁喜极而泣。

“慕竹，我一直在找你……”我放宽了心，轻轻地捶着他的胸膛。

“我就在这里呀！”他的微笑渐渐扩大、扩大……突然，地底裂开一个大洞，我摔下去，“慕竹，救我……”

我哀叫着，然后，在自己的叫声中醒过来。

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梦。

我把脸埋进了枕头里。良久良久，才从怅然与痛苦中恢复。

我坐了起来，抹擦脸上的泪。沙慕竹已经去了，因为意外，死在他最喜欢的珊瑚礁丛中，可是，我还活着。

我穿好运动衣，系好鞋带，跑下了楼。

天已经亮了，山中氤氲着轻雾，雾中只见红花离离，别有一种凄清的美，这是谷风新城中最典型的早晨。

秦阿姨的窗户仍紧闭着，她一定还没起来。最近她的身体很坏，起得很晚，有时候好不容易起来了，吃了饭，又回去躺着。

山中虽然清静，但是湿气太重，对老年人并不好。也

许，我该再用别的方法劝她下山才对。

秦阿姨是慕竹的母亲，慕竹活着时，她就待我如女；慕竹去后，她怕我想不开，一定要我来跟她同住，一年多以来，我才渐渐从悲伤中平复，却不料，一向坚强的她反而倒了下来。

尽管她在我面前强撑着，那天，她的医生张大夫却暗示，她的来日无多了。

“你秦阿姨老了。”张大夫叹息着说。自从慕竹的父亲多年前去世，他一直对秦阿姨很殷勤，但秦阿姨为了慕竹和他弟弟慕尘，始终都没有更改过守节的念头。

“我知道，我会劝她。”我向张大夫保证。

你最好写信叫慕尘回来，你秦阿姨太固执，也许多一些人才能劝得动她。”

“慕尘？他太忙了，不可能回得来；上星期我还在电视上看见他在纽约的演奏会上，播音员说，他是目前炙手可热的音乐家，全球巡回演奏的行程表已经排到了明年。”

“他是很忙，可是总不能老母亲生了病也不回来吧？”

“生病？”我抓住了这两个字，张大夫从没告诉我秦阿姨有病，“你该不会还瞒着我什么吧？”

“她上回住院检查的报告出来了，经我们会诊的结果，可能是——骨癌。”

这两个可怕的字又击倒了我，恍惚中，我抓住了椅子的扶手：“你不是——当着她的面说——一切都很好吗？”

“她不太好，江枫！”张大夫摇摇头，瞳孔中有着泪影，那泪影令我酸楚、惊悸。

“我该怎么办？”

“写信教慕尘回来，我打听到这个月底他将到东京演奏，我正好要去开会，可以把信交给他。”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

用了十分低声下气的措辞，哀求他回来。

我一向不愿求人，慕竹以前常常笑我：江枫，你有一根鲸鱼的脊梁骨。但我愿意为秦阿姨的事求人。我爱她，不仅仅只因为她是慕竹的妈妈。在某些方面，她已是我的母亲。

草地上凝满露珠，不一会儿就使我的球鞋湿透，但我只是一直向前跑着。我规定自己每天要跑一个钟头，为了慕竹，为了秦阿姨，我要更健康地活下去。

在这个有四、五十家住户的新城里，大家都起得很早，当我跑过雕塑广场再折回来时，那边的山坡上已经有人开始活动了，薄雾中土风舞的舞影更加迷人。

这些爱舞者不止一次邀我参加，但我每回都拒绝。我怕人群，情愿孤独。

可是今天的音乐有些奇怪，除了节奏分明的舞曲，还有着嗡嗡的噪音。

说句实话，那种频率虽然不很高，但在清晨的山中显得十分突兀，令人不悦。

我想去找那噪音的来源，便从小坡冲向山岗，但那儿仍然什么也没有，反而是当我接近秦阿姨的“星辰居”时，噪音明晰起来。

原来是有人在玩无线电遥控模型，他背对着我站着，天上飞着一架模型飞机，车道上跑着一部刚刚流行起来的怪金龟，奇特的车型令人发噤。

这是我第一回见到有人同时玩两样模型，便放慢了脚步，正在踌躇要不要绕道时，那家伙转过脸来，含笑说了

声：“早。”

那张脸英俊得出奇，但令我震惊的不是他的漂亮，而是他竟和慕竹那般酷似。

惟一不同的，是他太年轻。

年轻得像是还未生活过。

他见我发愣，还是那样笑着：“是不是太吵？”

我没有回答他，转身跑开了。我不能开口说一个字，我会哭。

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沙慕尘。

他几时回来的？难道我那封充满恳求的信终于打动了

他？

我拼命往前冲着，一股混合着怀疑、难过与忿怒的情绪在胸中不断挤压，似乎快爆炸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筋疲力尽地倒在一棵树下，弄清楚自己为何忿怒。

我忿怒年轻得只懂音乐，不知世事的慕尘能够坦然活着；而心胸广阔，总是处处为人着想，智商接近天才的慕竹竟已不复返。

我站在高地上喘息着，秦阿姨的女工阿唐正巧提着篮子走过。

“江小姐，”阿唐叫住了我，把嘴凑近我的耳朵，兴奋地耳语着，“那是我们少爷，他昨天晚上才从日本回来。”

这儿没人，她根本用不着那么神秘。

我点点头，跑了开去。一小时的跑步还剩下20分钟，我沿着网球场跑刚刚好，才一跑到网栅边，一个球“刷”地一声飞了过来，撞在网上，正在对打的是刘伯父、刘伯母，他

们加起来有150岁，却活泼健朗得像年轻人。

“江枫！”刘伯母喊，“早，要不要进来杀一局？”

我摇摇手，刘伯伯却握着球拍跑了过来：“听说慕尘回来了？过两天我们给他接风，你和秦阿姨一起来，知道吗？”

我含混地答应着，跑了开去。

阿唐会一大早提着菜篮到处跑是有原因的，谷风新城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知道秦阿姨的音乐家儿子回来了。

我跑回星辰居时，沙慕尘的模型飞机停在草坪上，但怪金龟还在奔驰着，大红的车身令人眼眩。我绕了个弯，否则我会忍不住去踩扁他的怪金龟，30岁的大男人，似乎愚蠢得什么都不知道，回来只知道玩这个。

“阿姨！早！”我从后门溜进去，跑上楼，阳台上的早餐桌已经摆好了，太阳伞下多加了一张椅子。秦阿姨靠在栏杆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她年轻时是个大美人，现在美人迟暮，仍是自有风韵。

“快来吃早饭，阿唐做了你最喜欢的蜜汁藕、炸紫菜豆腐，凉了就不好吃。”

“我已经够胖了，阿唐还要害人！”我用筷分拣起一块藕，酥嫩甘腴，味道美极了，另一盘以酸梅、鲢鱼腌的小黄瓜更是好吃。

“慢点！慢点！”秦阿姨笑着看我夸张的吃相。

“好吃嘛！啊！您也来一块！”我把包了鸡肉与蛋黄的炸豆腐放进秦阿姨的盘里。她一向吃得少，尤其是最近，我如果不陪她吃饭，她几乎什么也不吃。为了她的身体，我得引诱她多吃。

“慕尘回来了，”秦阿姨说，“昨晚他突然回来，把我

四画

夭梦	26	五湖梦魂中	29
午梦	26	五色彩笔传梦寐	29
午时梦	26	六刀梦	29
忆梦	26	六朝梦	29
引梦	27	六桥旧梦	29
幻梦	27	六代兴亡一梦醒	29
见梦	27	少梦	29
见说干戈梦里惊	27	少年梦	29
无梦	27	少陵梦	30
无此梦	27	今夕梦	30
无穷梦	27	今方梦	30
无非梦	27	今日梦	30
无俗梦	27	今古梦	30
无梦去	27	今夜梦	30
无梦到	27	今昔梦	30
无夕不在梦	27	今宵梦	30
无宵不梦家	28	云雨	30
无梦不江南	28	云山梦	30
无梦到公台	28	云轩梦	30
无梦到辽阳	28	云雨梦	31
无梦到尘寰	28	云雨巫山	31
无梦到金銮	28	云雨阳台梦	31
无梦到鹄行	28	云雨梦阳台	31
无梦是天真	28	云雨梦悠悠	31
无梦候公车	28	云雨阳台役梦思	31
五色梦	29	风月梦	31
五更梦	29	风波梦	31
五更归梦	29	风雨梦	31
		风流梦	31

“我取消了演奏会，你知道，这很不容易，我的经纪人说我会害死她，但她还是让我回来了，我预备在这里住一阵子。”

“很好。”

“噢！我得罪你了吗？”他研究着我的面色。

“没有。”

“可是你看起来很不欢迎我。”他的表情很无辜。

“这是你的家。”我皱眉，“听着，沙慕尘，我对你的私事没有兴趣，也不想站在这儿讨论，我最关心的是秦阿姨，你懂吗？”

说完，我就离开了。我知道自己没有风度，不近人情，更何况他也没得罪我。

但，我就是不喜欢他。

社区巴士来了，我跳上去，在座的都是熟面孔，我一上去就成了焦点人物，因为他们今天的话题是沙慕尘。在这个有100多户人家的社区，来了个国际知名的人物，可是件大事。

他们对慕尘的兴趣远超过慕竹，我相信他们早已忘了当初是如何地称赞慕竹，如何地为他的死而惋惜。

“秦阿姨真有福气！”一个在国中教英文的太太发言，“有你照顾她，又有慕尘这样的好儿子。”

我不知她一语双关的说些什么，也不想听她继续仍会有暗示，只是含混地应着，视线却望向窗外。巴士沿着陡直的公路而下，也许，从明天起我不再搭巴士了，还是开车去上班。

一到办公室，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向工作，这是我的法

宝。每当我进了门上写了我的名字的办公室，我便把一切伤心、难过、不愉快，留在灰色的门垫上。

若我不是如此热衷工作，或是以热衷工作忘掉烦恼，我不会晋升得这么快。

五年前，我刚进这个景观公司时，只是个实习员。半年后，我升了助理设计师，有了自己专用的制图桌。再过两年，我当上资深设计师，开始迅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跟上司要助理。

这对我的上司也是有面子的事，他荣任总经理时，我不但争取到自己的办公室，还成了这个成立已20年的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副主任。

公司所有的人都深信，当上司退休时，我会成为更高级的主管人员，所谓的“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我正在绞尽脑汁地勾画高尔夫俱乐部活动中心草图时，秦阿姨打电话来了，我跟助理摇手。

“秦阿姨！”助理田蜜的声音跟她的名字一样甜，“枫姊不在，她有外国客户来……好！她回来时我跟她说……嗯！再见。”

“她说什么？”我把刚画好的草图撕成两半。我不该在第九洞的休息站浪费时间，哪儿原来就有座红砖古屋，保养得很好，是原先地主的祖屋，再新潮再时髦的建筑也比不上它那古朴的外观。

“你怎么把图撕了？”田蜜吓了一跳，“下午就要开会，你用什么交差？”

“我决定不理工务部的建议，他们总认为新就是好，但事实不尽然，开会时我要力争。”

“保存那个百年老屋？枫姊！那只不过是个乡下人的屋

子，不值得你花力气。”

“你以为城里人开两个多钟头车，到乡村俱乐部去，想看的是什么摩天大楼吗？”

“可是里头要全面改装，花费不比新建一座摩登咖啡室少，”田蜜是我在建筑系的学妹，她对教学有天生的敏感度，又很肯用心，是我工作上不可少的好伙伴。

“值得呀！你过来。我把里面的配置画给你看，可是世界高尔夫球场中惟一的中国式休息站呢！”我挽起袖子，站在制图桌前兴奋地说着。

“好！等等，我还没告诉你，秦阿姨说中午教你一道吃中午饭。”

“你不是告诉她，我陪外国客户谈生意去了吗？”

“你以为她会相信啊？”田蜜做了个鬼脸，“她要我用呼叫器找你回来。”

“你怎么知道她会不相信？”

“我看了早报，沙慕尘回来了，他是秦阿姨的儿子，对不对？”

“是又怎么样？”

“我想秦阿姨可能——”她欲言又止，谨慎地看着我。

“去把林口俱乐部那卷图找出来。”我找事情给她做，这是立刻让她闭嘴的好法子。

为什么所有的人一听到沙慕尘回来，都会那般敏感地把我跟他联想在一起？

难道我非嫁给姓沙的不可？

这太过分了吧！

田蜜乖乖的打开柜子，去找那卷图。

我保证她在中午前都没有空闲来问我有关沙慕尘的事。

那卷图根本不在那里，前天我带回去做参考的，放在星辰居了。

沙慕坐在公司出现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他在电梯里就被人发现，追着向他要签名。

他来敲我办公室的门，田蜜一见到是他，兴奋得像是要晕过去。我埋首制图桌上，正在纳闷怎么没有动静时，好半天才听见她用奇怪而沙哑的声音叫我：“枫姊，有人找你。”

“妈叫我来接你，她在水竹林订了房间，你几点忙完几点去，不用急。”他堂而皇之地走过来。

“那——你呢？”我一呆，秦阿姨可真是用心良苦，这么一来，我任何的借口都不管用了。

“我可以等。”他一点也不在意。

“请你坐一下，我还有图要赶。”

“可以。”

我真的回到制图桌上去了，倒不是故意推托，这张缠了我一个多月的图，实在是麻烦。

等我告一段落，这才想到沙慕坐还在等，原以为他会很无聊，没想到他和田蜜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一边笑一边不知在讨论什么。

我走过去才发现他们竟在玩一台小电动玩具，还在互相比分数呢！不禁一阵好笑，再怎么，他也不过是个孩子，我干嘛那么生气？

他永远也代替不了慕竹。

虽然他占尽了优势——他活着。

我走进洗手间，把工作衣换下，还稍微打扮了一番。真

不甘心为这种人打扮，但也没办法。打扮妥当后，慕尘收起了电玩具，田蜜羡慕地看着我们出去。

她才22岁，一个如花的，充满青春的，还可以做梦的年纪。

秦阿姨应该把慕尘介绍给她，他们合得来。

我太老了，只合适做慕尘的姊姊。

2

我不晓得秦阿姨为什么要选“水竹林”。

台北的日本料理店很多，出色的也不少，北原、吉园、松竹、古亭……

任何一家都可以，就不该是水竹林。

那是我和慕竹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们是经由相亲认识的，一个再老式也没有的传统经过，但是我喜欢，也爱屋及乌的喜欢了水竹林。

“你好像感触很深？”在玄关换过鞋了，踏上榻榻米时，慕尘忽然说。

“是吗？”我深吸了一口气，他还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这么深的感情。我当然有感触，慕竹去后，我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紫间”的门拉开了，里面一式紫色的装饰，连早到的秦阿姨都穿了淡紫小花的衣裳。

她似乎——太明显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她曾在这个房间，把她的大儿子介绍给我，现在，是另一个。

我并不生她的气。

我只是难过。

难过命运为何要有如此荒唐的安排。

慕尘倒是高高兴兴地点了螃蟹火锅和清酒，中午就这样

大吃大喝真让人受不了。

“江枫，你要不要也来一点酒？”秦阿姨问。

“不了，我下午开会。”

“江枫是个忙人。”秦阿姨颇感得意地对慕尘说，“她在全国最具规模的景观公司上班，已经升上了设计部主任。”

“副主任。”我纠正。

“你在设计新高尔夫球场？”慕尘问。

“不！那是美国H·B·A·公司的整体规划，我们只是负责营建工程。”

“你喜欢打高尔夫球？”

“在这之前，从没打过。”我把羊羹旁边的柏树枝拿掉。

“哦？”

“江枫现在是高手。”秦阿姨说，“上次你姑姑从美国来，我们陪她到球场去，她就对江枫的球技赞不绝口。”

“那好极了！我也喜欢高尔夫，枫姊有空的话是不是可以带我去台湾的球场见识见识？”

“对不起，我最近很忙。”我一口回绝了他，“不过我可以请田蜜陪你去，她打得很好。”

“田蜜？你的助理？”秦阿姨有些不以为然地问。

“是啊！她和慕尘很合得来。”

“他们见过？”秦阿姨更惊奇了。

“刚才我去接江枫时遇见的。”

“她年纪太轻了。”秦阿姨摇了摇头。

“年纪轻？不年轻了，她已经大学毕业，当枫姊的助理都两年了。”慕尘傻笑，一点也不明白他母亲的苦心。

“田蜜虽然20多岁，又有工作，但实际上还是个小女孩，